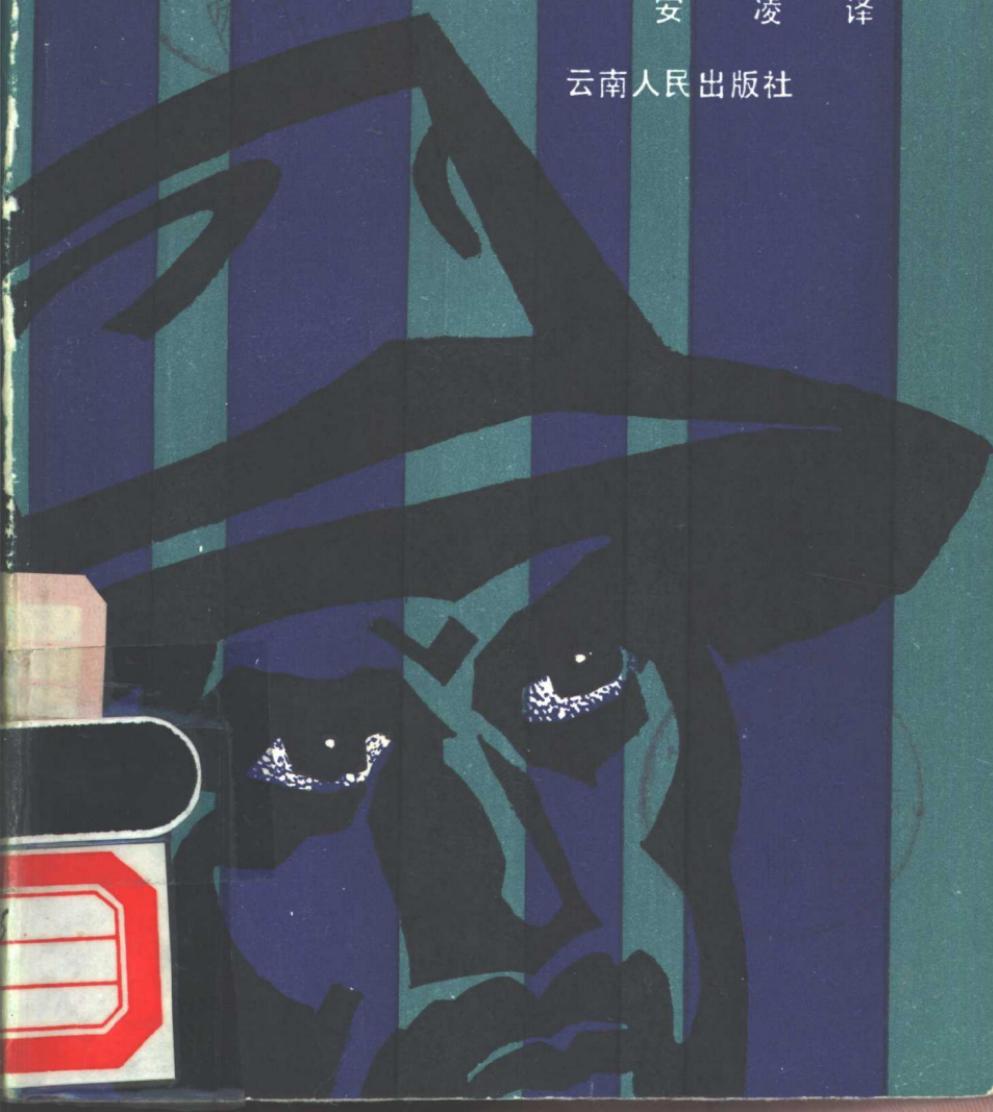


无声的森林

[法] 吉莱特·齐格莉 著

安凌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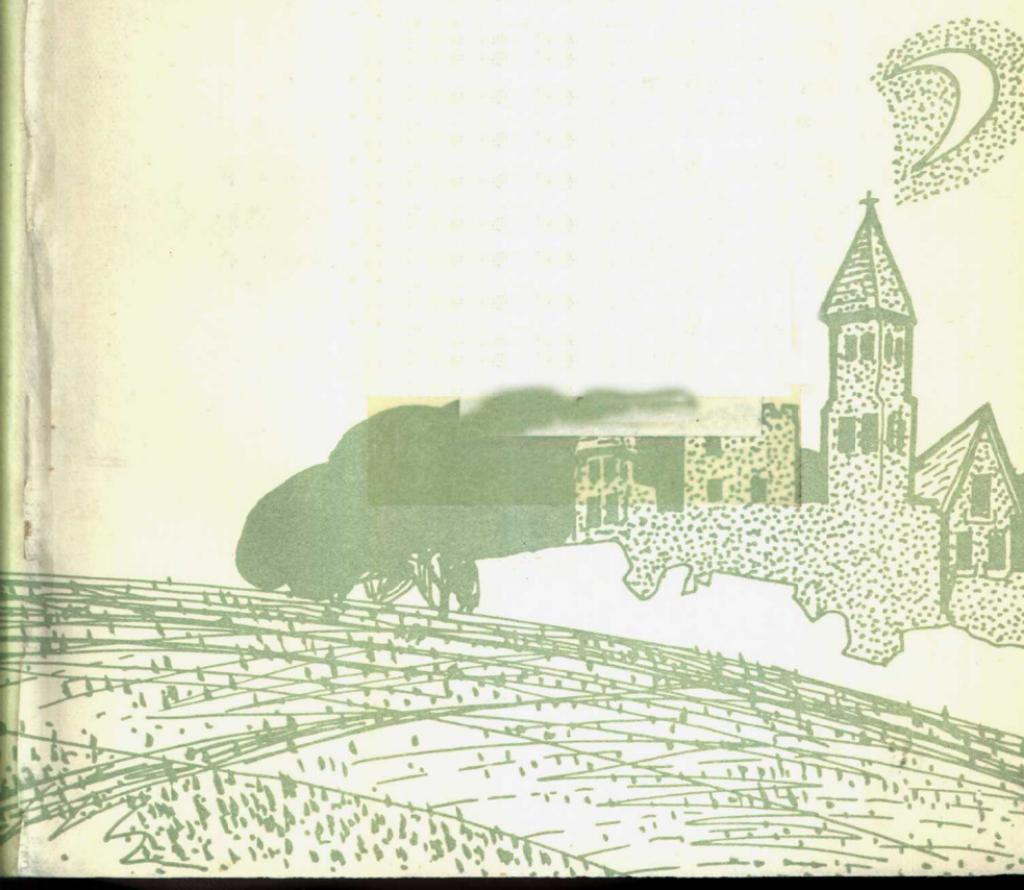
云南人民出版社



无声的森林

〔法〕吉莱特·齐格莉 著

安凌译



Le Bois du Silence

par Gilette Ziegler

Ed. E. F. R. 1963.

无 声 的 森 林

〔法〕吉莱特·齐格莉著

安 凌译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75 字数：99,000

1981年5月第一版 198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500

统一书号：10116·847 定价：0.44元

前　　言

这是一本风格别致的侦探小说。

作者吉莱特·齐格莉是法国的一位进步的当代女作家。她青年时代参加法国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当过革命派地下刊物的编辑。五十年代初，她奔赴朝鲜战场，任战地记者，写过出色的战地通讯，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李承晚伪军的滔天罪行，并因此蜚声文坛。齐格莉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她的作品，除新闻著作和小说之外，还有历史等方面的学术著作，计有：《开城的屠杀》、《凡尔赛宫的回廊》和《格拉斯地区史》等。

一位法国文豪称赞齐格莉的风格“有着天竺葵的馨香”。这个比喻似乎太法国味了，有点费解；但我们从本书中也不难看出，这位女作家的作品构思精巧，文笔简洁，立意独特，的确是别具一格。

吉莱特·齐格莉并不是阿加莎·克利斯蒂那样一个专攻侦探小说的作家。她的这本侦探书，大概只是“偶一为之”。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它不象一般侦探小说那样片面追求情节的离奇（虽然它的情节并不平淡）和炫耀侦探技术，而是借用侦探小说的形式，着重表现深刻的社会主题和优美的文学意境。

这本小书的篇章结构安排得娴熟精巧，几乎每一章的末尾都要做下一个“扣子”，给读者强烈的悬念，因此引人入胜。而且，齐格莉还吸收了一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书中人物回忆往事时，用的是一种象电影叠印镜头一样的“电报式”语句，显得简洁明快。这些特点，都是可资借鉴的。除此之外，尤其可贵的就是本书的主题思想。两个民族败类、十恶不赦的江湖骗子，长期为非作歹，逍遙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可以逃过资产阶级“不完善的”法律，却逃不过正义者复仇的巨手。这种强烈的惩恶扬善的精神，这种对资产阶级法律和警察机构的批判态度，这种在现实主义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在西方侦探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还是不多见的。

这本小说，原是法国规模很大的“联合出版社”所出的一套“环绕世界之谜”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所列篇目，都是经过精选的法国和世界著名作家的杰作。法文原版本的出版说明中称：“我们不仅想让读者感到侦探小说的紧张气氛，而且要使大家领略到法国和世界久负盛名的天才作家们的文采与诗意。”如今，我们把这本小书译成中文出版，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原出版者的意图，就请广大的中国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吧。

安 凌

1981年1月12日于北京

内 容 提 要

《无声的森林》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吉莱特·齐格莉的一部情节曲折，结构精巧，文笔优美，别具一格的侦探小说。

在一场森林大火之后，警察相继发现了林中的两具尸体，于是逮捕了一个曾与死者斗殴过的青年。业余侦探罗依博士参与调查此案，弄清了两个死者——勒勃莱和蒙赛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投靠过德国法西斯。他们罪恶累累，战后又逍遥法外，继续作恶，均系十恶不赦之徒。罗依博士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向警察当局证明他们是因为分赃不均，自相残杀而先后毙命。警方深信不疑，释放了无辜者，了结了此案。半年后，罗依博士又与当事者会面，彼此透露了真象，否定了原来的结论。那末，真正的凶手是谁？罗依博士为什么要隐瞒真情？读后便真象大白，恍然大悟。

责任编辑：陈汝厚

封面插图：裴文琨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9
第五章.....	34
第六章.....	39
第七章.....	51
第八章.....	61
第九章.....	70
第十章.....	80
第十一章.....	91
第十二章.....	95
第十三章.....	100
第十四章.....	105
第十五章.....	111
第十六章.....	115

第十七章	121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29
第二十章	135
第二十一章	140

第一章

曙光升起在草原上，
云雀在愉快地歌唱；
真令人满怀妒意，
我倒觉得心情舒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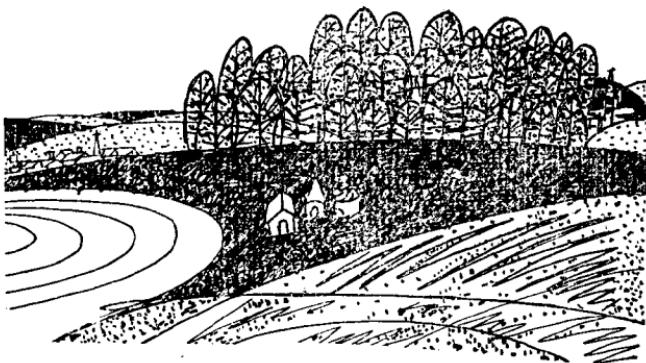
维克多·雨果

罗依博士懒洋洋地打了个呵欠，看着阳光穿过浓密的树叶，在草地上洒下层层光斑。他想道：“这日子，在荫凉的地方，少说也得有摄氏三十四度。”

他生长在雾都，对灼热的阳光、吵闹的蝉鸣和松柏树的芳香格外喜爱，这次度假的开头几天，过得优哉游哉。去年，他从尼斯^①回来，路过这个号称“湖滨胜地”的圣安德列村，就打定主意再来一趟。这里地处下阿尔卑斯山区的一隅，十足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绿洲。七月初，有两个年轻的法国朋友陪他一道把野营的帐篷扎在小树林的边上，正好在村镇与格拉叶城堡中间。

菲利普·莱斯利·罗依，身材瘦削，皮肤黝黑，他的脸

① 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著名的避暑胜地。



部线条突出，目光锐利，嘴唇宛如利刃。朋友们把他看作一只雄鹰，而对待敌人，他却又象一只凶猛的兀鹫。他是一个医生、法学专家，业余时间则喜欢研究文艺发展史，并且对欧洲的种种侦探制度，发表过尖锐的批评。

他论及天才病理学的论文，使他早在三十岁时就在医务界名闻遐迩。他关于英法十四世纪文艺复兴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先驱的见解，则在罗马的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他指出拜基永体系^①种种弊病的研究成果，在巴黎和伦敦更是家喻户晓。他坚决反对别人称他为私人侦探，可却成功地侦破了大批疑难案件，不过，这都是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即著书立说、驳斥辨难之余，顺便进行的。

眼下，这位能言善辩的学者，正感到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一条小溪从营地近旁流过。湖里有很多的鳟鱼。森林茂密，浓荫蔽日，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午觉。他舒口气，站起

^① 拜基永 (Alphonse Berillon 1853—1914)，法国学者，曾试图以测量人体的方法鉴别刑事罪犯。

身，点上烟斗，乐呵呵地看着两个伙伴走来。每逢轮到他去打柴觅食，两个年轻人总是抢着替他做。

“一轮到我去弄土豆和水果，总是不顺当！”弗莱德·克雷利唉声叹气地说：“可是瞧您，博士，您居然能弄回半斤黄油和沙拉……”

罗依说：“你本可以坐车去嘛。”

“干吗？让人家笑话我吗？从这里到村子只有五分钟的路。”

“既然如此，你报怨什么呢？”

“他那不是报怨，”吉拜特·萨尔布丽说：“他是在跟您闹别扭。”

“噢！用这番热情来跟人闹别扭，也确是难能可贵呀！”

弗莱德倒在草地上，脱下运动裤，只穿一条三角裤衩，浑身上下黑里透红，显得健康异常，而且肩头有着阳光曝晒的突出标记。在他的旁边，吉拜特的身影也十分得意。她雪白的肌肤晒黑了，金黄的头发则在日光下褪得近乎白色，使人不由得想到一张照像底片。至于这位博士，他的皮肤几乎象光滑的橡树，脸上留起了短短的胡茬，与他的文雅身分颇有些不太相称。

“你就这样光着膀子跑到村里去了，”罗依醒悟过来，说：“但愿不要让当地人觉着不雅。”

“您放心吧，他们早就麻木不仁了。而且，我们还碰到两个漂亮的姑娘，她们也在这林子里野营。”

罗依皱了皱眉说：

“这可有点意想不到，你居然没把姑娘们带来，另外，吉拜特也没弄几个小伙子。”

“您算说着了，博士，跟那两个姑娘在一道儿还真有两个壮小伙子。他们一会儿就会来拜望您的。”吉拜特说，“我敢肯定，您一定会喜欢他们的。两个姑娘是尼斯一家时装商店的售货员。其中一个叫克丽斯蒂娜的，是一个小伙子的未婚妻。那小伙子是个铁路工人……”

“那么你们呢，你们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人？”

“当然是记者，干嘛要撒谎？”

“那么，我呢？”

“也是记者。”

“你们疯啦？”

“怎么，您难道情愿让我们如实说，您是在赫尔库勒·波洛^①之后全欧洲和全美洲最大的私人侦探？”

“我是个医生。”

“对不起，要是我们如实说出了您的姓名和学位，所有的人都会一下子就认出您来：自从您最近在巴黎破了那个大案之后，您在法国已经是家喻户晓。您不是已经说过，想隐姓埋名度个清清静静的假期吗？”

“你们本可以随便给我编个什么体面的职业，而不必把我当作什么记者。现在，这些饶舌的丫头们准要缠着我问东问西了！”

“这倒不会，她们都很聪明懂事，再说，她们眼下也顾不了那些，她们只想扒城堡主人的皮。”

“什么？”

“说的是那位格拉叶森林的主人，那位莫特里尔。这些

① 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

年轻人不象我们循规蹈矩地驻扎在森林的边缘，而是跑到人家森林的腹地里，看来是大大的失策。人家已经勒令他们马上走开……”

“会有人禁止在此野营？”

“很可能。但是，那些姑娘们认为，一个人占有成百公顷的土地，荒无人烟，却不准别人踏一下，喝口水，实在是岂有此理。”

“这话说得也对。几个孩子在这儿玩几天，这与他有什么相干？”

“照克丽斯蒂娜的说法，事情全是因为那城堡里的一个仆人。那家伙趁别人不在，想跟她……。克丽斯蒂娜给他碰了个钉子，想必是他怀恨在心，在城堡主人跟前说了什么坏话。总而言之，咱们的邻居已经遭到被赶走的威胁，说不定我们也一样，要是那位领主走极端的话。因为，咱们大概也是在他的领地之内。”

罗依咬着嘴唇愤愤地说：

“任何人体想对我发号施令。应当在哪安营扎寨，这是我的事情。”

“那个约赛特也是这么说的。约赛特是另一个姑娘的名字，看来她比克丽斯蒂娜要坚强得多。”

“他们干嘛不跟莫特里尔说清楚？”

“这可不容易。他眼下正有不少客人，而且终日领着他们在下阿尔卑斯山中东游西逛。昨天我们还看见他们路过来着。莫特里尔大概就是那个灰白头发的家伙。他老婆是金头发，象我一样。还有两个壮小伙子和一个上年纪的家伙，那人的样子有点那个……”

“我也这么感觉，”弗莱德说：“可是说不清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我对他们不感兴趣。”博士打着呵欠咕哝道。

“只有当他们被人杀了，您才会感兴趣。”

“这也快了，你不是说，克丽斯蒂娜想扒城堡主人的皮吗？”

“不是克丽斯蒂娜，是约赛特。我是打了个比喻。她想要据理力争。再说，我以为她那么干也很自然。”

“我也是这么看，”弗莱德说：“约赛特是个鼻子很纤小的姑娘，性格倔强，但为人很和气。您能帮我配鸡尾酒吗？”

“怎么，现在就配？”

“我跟您说过，他们随时都会来的。”

“老天！在午饭之前？”

“反正应该请他们一次。您中午睡觉，下午读书，晚上又要进行所谓的沉思默想，约定个时间总比让他们乱闯了来好些。”

于是，克雷利开始和吉拜特往折叠桌上摆酒瓶。

可是，客人们始终没到。他们只好不等了，便吃了起来。到了将近五点，罗依刚刚睡醒午觉，两个姑娘才到，一个劲地表示抱歉。后边只跟了一个小伙子。

两个姑娘都很漂亮。克丽斯蒂娜属于奥菲丽亚^①一类的性格，蓝色的眼睛又细又长，头发的颜色很淡，在脑后梳成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的女主人公，情绪忧郁，多愁善感。

长长的发辫，穿着印花的裙衫，举止拘谨，优雅文静。约赛特则穿运动短裤，个子要小些，皮肤也黑些，头发剪得短短的，鼻子高傲地翘着。克丽斯蒂娜的未婚夫叫亨利，是个二十五岁的壮实小伙子，目光坦率，稍微有点儿害羞，不过还是博得了罗依博士的好感。

“我们没有按时来，”约赛特不等介绍就气乎乎地说：“他们居然要拆我们的帐篷，就在刚才！中午，那个坏蛋跑来扬言，要是今天晚上我们不换地方，他们就用武力把我们赶走！”

“谁，‘他们’？怎么，还不是一个人？”

“不是。那家伙把他老板的客人也煽动了来，好象有三四个。真要硬干起来，那就够好看的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亨利朝罗依博士瞧了一眼，似乎在征求他的意见：

“我可不想临阵脱逃，先生，”他说：“要是只身一人，我绝不走开。可是克丽斯蒂娜很害怕，我不愿让她烦恼。我们的伙伴马利奥到村里去找村长，准备跟他解释清楚。听人说，这个森林里常常有野营的人，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麻烦。而且，据说这片地方有一半还是属于村镇上的。”

“问题在于你们目前是在哪一半上，这要弄清楚。”

“其实，只要能跟那位莫特里尔直接谈谈，也许就没事了。可是，你想想看，那家伙千方百计不让我们见他。”

“我们干嘛要到这儿来野营，真倒霉！”克丽斯蒂娜在唉声叹气。

罗依给年轻人斟上酒。他本想劝他们息事宁人，但是这个为富不仁的领主把人们野营度假的短暂时刻弄得如此扫

兴，这种作法使他着实气愤，他对几个年轻人则是满腔同情。

第四个年轻人，马利奥从村里回来了，他带来了意外的消息：去年，莫特里尔教授曾经开诚布公地表示，大家可以随意在他森林中的任何地方露营，并且是亲口告诉村长的。他一向被大家看作是个和蔼可亲、宽宏大量的人物，对于他眼下的态度，人们都表示困惑不解。

“这准是那仆人捣的鬼，”马利奥愤怒地说：“他纯粹是为了跟我们找麻烦，也是为了报复克丽斯蒂娜。我寸步不让。”

“我也不。”约赛特说。

亨利的劲头也被鼓了起来，他一口气喝干了酒，说：“既然如此，我们都不走。”

“可是，要是他们不依怎么办？”克丽斯蒂娜叹着气说，她显然有些多愁善感。“真想不通，这些人会这样……”

“这样混帐？”

“……这样狠毒。现在天气多好，他们怎么就不想晒晒太阳……”

弗莱德·克雷利想了想，说：

“听着，我有个主意：那个仆人不认识我，我径直到城堡里去，想法跟城堡的主人、或者他太太、来宾直接谈谈。这样我就可以弄清，究竟他们是否了解真象，是否当真要赶走你们，以及是否要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能说服他们改弦易辙，我再来告诉你们，也好有个准备。”

“您肯定能做到这些吗？”约赛特感激地笑着问道。

“我们当新闻记者的，专好打破沙锅问到底……我的意

思是说，准能马到成功。相信我好啦，我敢打赌，天黑之前，你们这个莫特里尔准能俯首就范。”

“还甭提他有一个漂亮夫人，”吉拜特狡黠地咕哝着。

“不过在这段时间，”博士说：“我可提醒你们，年轻人，你们把帐篷和什物丢在那儿无人照看，这可有点儿粗心大意。要是有人想趁机使坏，眼下正是时候。”

“上帝！”克丽斯蒂娜惊叫起来：“他们总不至于会把我们的行李偷走吧？”

一群青年赶紧朝自己的营地奔去。与此同时，弗莱德用他排难解纷的锦囊妙计把朋友安慰了一番之后，便沿着通向城堡的山间小路，慢吞吞地走去。